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定報價格

每日一張有畫報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
外國各埠加倍
大洋二分
郵費在內

廣告刊例

第三版三十一號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廣告面議

神州潑克出版預告

本報出版以來。銷路日見發達。現又組織五彩畫報。定名神州潑克。一俟籌備就緒。即行出版。以期愛閱諸君之盛意。再本報仍循舊例。每逢陽曆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三十等日發行。以符（晶）字三日一出之原意。閱者注意。

晶報館啓

德醫邱仁高
臨時診所遷
山路十二號
門診一時至四時
電話中四八五四

寒
鬱字
雲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補腎及丸
海波樂

上等社會
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五十烟草公司
人人歡迎
妥罐內均中國南洋兄弟表帶一条
張換金手表
表帶一条
迎

自來血
此藥自歐洲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傳有補血補腦強心壯腎滋陰潤肺之特效性溫和平能助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補腎及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德國國醫精專治遺精陽痿屬力軍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樂
治風濕關節痛骨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
每瓶二元

商業專門英文夜校
男女兼收招生
東亞鐵路求是學校崇閔
本校創辦於民四年一切學科注意實用採最新教書法
極勢授上課每晚七時至九時學費極廉限四年畢業可勝遇識他處學校七年屬宿校內亦隨變通使例有志向學者開來教國本埠法租界
求是商業英文夜校
學校長陶雪生啟

十年癲頭
十日愈
重大發士發明。教愚如神。一試即驗。
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二。郵票代為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聚益堂胡鈞文藥號旺。

上海博利安老牌電泡
光亮電省
用耐美精

總公司上海大馬路合勞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眼鏡
中國精益公司

患氣痛者注意
鄭廣福堂藥房
永泰棧煙行總經理
每瓶洋三角

冬令宜服絕無熱性
純正大補品
麥精
鱷蜃膠

總發行所上海寶善街滿庭坊
正威藥房

晶報

無敵牌
特設新年贈品
之凍豚腳

上海小西門外家庭工業社啓
張世楷秘製
西醫
說明
中國癩子頸膏藥
功效
發行所
寄售處

愛妻者鑒
君欲上海游
便宜安穩乎
大行臺
新旅社
減價

兜安氏固牙香膏
半角三洋瓶每
一刷香此自不牙
切牙雅質益但齒
牙瓦以質潔美齒
惠免此亘生觀白

□閱報諸君鑒　本報現因籌備神州潑克畫報。晶報仍循舊例。三日一出。所有預付隔日一出報費者。當照定報價格。加長日期計算。補寄連。特此通告。發行部啓

做過長的新聞記者

（丹）

古人說過的「長其長而天下平」，恭維人叫做賢豪長者，因為一「長」，當然或與賢豪發生關係。新聞記者，是代表讀者的，所以當乎有「長」的資格，如今軍談上海的新聞記者，做過「長」的居然成了一堂客了，所以新聞事業，別的地方是萬不及的，但是同一做過「長」，其間也有個分別，大率一個人，做一個「長」的居多，一個人做兩個「長」或是如今還做著「長」，或是做報社的社長，那更風毛麟角了，若說到一家報社要出三個「長」，真又絕無僅有呢。

當如申報的楊老闆，他做過京師警察廳長，新申報的袁太虛，他做過山東督軍團長，民國日報，憑借「裏的沈玄廬，他做過浙江省議會議長，「四民報的林譯雲，他做著全國孔教會的會長，這以上可算得是一人一「長」，說到時事新報的張東蓀，他因為做過參議院秘書長，又做過浙江省議會議長，他做過政石統捐局局長，這是別的「長」，再說到新聞報的汪漢老，他做過政石統捐局局長，這是別的「長」，如今且做著新聞報的社長，「那末，比起張東蓀來，又被雖當的了，雖然這樣，若是加出那個社長，似乎還選一籌，因為晶報一家就有三個「長」，死的如汪石夫，他是開北工廠捐局局長不算外，若的如漢六山房，他做過淮安關委員長，就是范君博，他還是現任的平市交易所的交易科長呢，哈哈，這些新聞記者，能不恭維他們一聲長人之長嗎，哈哈。

豆腐憲法

（愛）

開豆腐店的楊菁德，（不是浙江得軍廳的議，說他臨不千萬分，將要一律的楊菁德）因為開了一爿豆腐店，跑市，這一個豆腐風潮，更沒有淨守和周有春所開的豆腐店，祇隔開五間，他的豆腐憲法論，縣東居然發封，說「門面，與豆腐公所的行規，至少要離開四十五尺然却下，但基我想想，現在新流行文方新百開一爿豆腐店，這是豆腐的交易所，國家規定，區內不准設廣的憲法制定的，楊菁德因為違犯二所，會且法律等於快，這，你偶愛多意法，彼公所裏告到上海縣，縣裏就亞路徑比鱗矣，也沒有隔開五間門把楊菁德的豆腐店封了，楊心不面，別說是四十五丈了，你一爿豆腐會風，準領多人，將周有春的店搗毀店，算得什麼，你要是同盟工，人了，因此又書到敝社，腐裏把呈子寫不吃豆腐，就吃肉了，你這塊豆腐架子，去攙他什麼呢。

報界論語

（馬二先生）

官僚曰，惟魏太太與記者有緣，養也，近之則要饒，遠之則罵，記者不罵則不成，說，則不要，（註）北京之記者，如此。

「官因當時未能面料有此風潮，急發老謀深遠頂珠之「是上」，未管何事，茶表，我可証明確有時是青心之，不敢強不第一台所演之蕭柳布袋，亦記得清楚，因其恰當就緣之機，不敢強不知以為知，并不敢強不記以為記，我在京報，自始即以為叔君慶者是真必有所本，與小隱靠覺不無敍與然偶就俗界形勢推測而論，因既不能由自身之記憶上下斷語，即無不能立於對等地位之資格，我在北京應酬資格，雖非老優，亦非後生，若對歌者，無論老優與頂珠，我能說我除嗜，但我不首說，關心語耳，小隱靠覺之說，以虎饒鑽鳴，誠覺不無疏忽，然若謂為敗於淺霄淺霄不敢當也，走君伯蘇，固極佩小隱者，（走君原

三株吟

（覺夫）

西京橋下馬如龍，爭擁歌舞千世空。翡翠朱樓起鴛鴦，玉燈照耀麗新紅。錦袖繼續爭舞常中，蓮絃悠揚調南宮。歌者舞者鼎峙雄，天天三株麗且豐。碧霧幽蝶大家風，碎若清風明月宮。潘湖雪色春淺淺，宜賓宜喜顏滿滿。紛紛錦冠菊花墓，飛隱鑑亭玲瓏。滿堂勸色驚鶴鳴，三株天地清靈鍾。

碧雲曲

（簡亦陶）

陳君亦陶海商詩人，屢補捕奏，獨一賞歌女汪碧雲，以為得未曾有，賦詩百篇，長篇至百韻，韻語調雅，情之色，可當美人，並世相見，何很於曉乎。余因賦詩贈之，其詞曰，雲姬豔色何婉孌，秋出千萬人笑。淮海文章氣自豪。陳元龍，淮海人，詩記作湖海非是，南遠紅月與非淺。海上游俠多少年，屬頭爭欲鄒金發。閉門却擁世把樽。人慕催侯鄒鑑鑾。相識紛紛思見之，我亦終爲雲不可。謝空洲說碧城，歲終何處覆雲來。謝說從人慕妍深。紅顏皓髮有知音。合教兜率宮中住。慰爾仙家離恨心。

哭召南盟兄

（馬二先生）

朝風蕭蕭近仙蹤，忽到人天咸萬重。已斷浮塵歸色相。嘱除空夢唱貴容。推心爰獨何出說，劍頸交親不再逢。更是中年遺別者，千秋長恨一棺封。

兄以十一月初八日辭塵而逝，上有親母，年已逾耋，而子女都在冲齡，文因臥病，未獲一別，思之思之，痛也奚如，故輟筆數日，以誌哀懷，兄曾自署壁壽，惠稿本報，亦本報記者之一，而又為最愛本報者之一也，

有題

（詩餘之友）

一隊艦鄭喫未歸，空集散放飛飛。西風已捲長林色，漫結霜傳度曉暉。乾郊一笛徹空寒。猶繞清溪唱碧。塵飛雲逐誠蹄騷。千里歸來氣未錄。是微風明月夜。長嘶動節大潮。一番風雨過迴塘。笛傳鼓樂鼓鳴狂。石詩四首，還無題而寶有題，因為巖丹芬四詩等，遠詩為鳴一題，小子別強解題，并乞大雄先生同刪說，如無一笑，遊後向賞一篇小說，「就不容我不相信了，這一天鵬鵬的「至少也有好幾百人，不是我一個人在那裏，聽戲的人大家都有耳朵，應該都聽見了，況且這也不是十年廿年前的事，好在王又寶，現在還活著，并且還有一個徐蘭元，可以作見証

石講理的辯護士

（小隱）

北京有個趙伯蘇，我是久仰的很，凡反是伯蘇想到這位先生的火氣，比小運子還高十丈，前晉我講講他的牧，也就放眼不識人，我只得忍了，三個人又宴明捉放銷調的一樁事，我那一篇本不是準收，不過是紀實而已，要說我的評戲程度，不及伯蘇，我是心服口服，都沒有個說近在台底下，聽內戲詞，都沒有個說我腰響，但我不滿洲雪色春淺淺，宜賓宜喜顏滿滿。紛紛錦冠菊花墓，飛隱鑑亭玲瓏。滿堂勸色驚鶴鳴，三株天地清靈鍾。

有題

（詩餘之友）

一隊艦鄭喫未歸，空集散放飛飛。西風已捲長林色，漫結霜傳度曉暉。乾郊一笛徹空寒。猶繞清溪唱碧。塵飛雲逐誠蹄騷。千里歸來氣未錄。是微風明月夜。長嘶動節大潮。一番風雨過迴塘。笛傳鼓樂鼓鳴狂。石詩四首，還無題而寶有題，因為巖丹芬四詩等，遠詩為鳴一題，小子別強解題，并乞大雄先生同刪說，如無一笑，遊後向賞一篇小說，「就不容我不相信了，這一天鵬鵬的「至少也有好幾百人，不是我一個人在那裏，聽戲的人大家都有耳朵，應該都聽見了，況且這也不是十年廿年前的事，好在王又寶，現在還活著，并且還有一個徐蘭元，可以作見証

日本輸所警石鑑皆有版權訴止轉載違反法律

玉又宸二本諸葛亮招親（二）

（小隱）

頭一本，唱到諸葛亮上馬跳，與人一鞭就給打死了，由龍公口中說黃玉英小姐的綉閣，被本人給捉住，「龍德公，是李春利去，蓬頭遮冠，從張角發兵，黃巾討黃巾唱起，瑞亭去的是張角，穿的那些行頭，奇形相有奇體，「綉上一個大蝴蝶，眉上鎖頭怪狀，簡直叫不出名堂來，跟道車交比賽，麻橋解京，不過是過場而已，那一場，眼形很多，到了末尾，出沒仙變意一個穿綉蝶會與，整面的人，仿佛像，「影上，某女監獄的，不但長了，被她吃了，就是張角自己，也無測於危，（無論是誰，是誰，是誰，公，李那樣難的鑑頭，「說是到做鬼馬上跳要死的，這題目，又寫居然就走碎步，發揮指揮，總算還守規矩，現在不過是紅帽，「寫他的話，「說，「自顧苦惡哉，

中日會晨展覽會

（逢始自北京寄）

日本畫法傳自唐代，直與一切女遊同於唐代流入彼國，千年來，衍成一軸加入，從上月廿三起至三十號止，在人展覽七日，不收分文券費，開會後，所有日本畫件，經徐東海新翼會，設筵約（智怡）金拱北（紹城）及邁南宣城郎傳奇人北上設宴，人數極衆，中日畫件，皆不乏精美之作，鑑者鄭老，壽師吳國宗未有畫件，開會七日間，中外士女往觀者